

童年的夢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書 名 童年的夢

著 者 黃祖植

出版印刷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十號新寶中心一樓106室
電話：2353 5856 傳真：2329 6585
香港九龍城郵政信箱89311號
網址：<http://www.hkauthors.com.hk>
電子郵箱：info@hkauthors.com.hk
aforward@forward.biz.com.hk

發 行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20-248號
荃灣工業中心16樓1609-1616室
電話：2381 8251 傳真：2397 1519

版 次 2006年11月初版
國際書號 ISBN 962-16-0210-6
©2006 Forward Book Co.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港台书

黄祖植 著

童年的梦



科华图书出版社公司



前言

一般的人都有一个童年。有人已漸淡忘；有人時常記起。我在青壯年時，跟大多數的人一樣，爲這個；爲那個；爲眼前的一些事物而忙碌，對什麼童年，已丟在一旁。自退休後，像卸下一大包袱，可以自由自在的想一些愛想的東西；幹一些比較隨心的事。我最近時常想起童年來，好像回到當時的情境。

我跟許多在那時代成長的人一樣，都有差不多的遭遇，說特別，不特別；說不特別，卻有點特別：我出生約兩個月，九一八事變；三歲時，祖父生意失敗；六歲，七七事變，祖母及曾祖母相繼去世；一九四一年十歲時，祖父病逝；過兩個餘月，發生二次

世界大戰。這時，中外交通斷絕，我們與在菲律賓的父親失去聯絡，生活大成問題。日機不斷來騷擾，不是投彈，就是掃射。物資短缺，國幣貶值。又逢連年霍亂，幾次鼠疫。我在這麼的歲月裏，幸而還能活下來，看那勝利大巡行，也是天數。

我糊裏糊塗的吃到一把年紀，常想人在整個時空中，就像流星一樣。而每天的生活和感受，又一霎即逝。我幾十年來，只有在回憶中那一點兒若隱若現、似有似無的印象。閒來無聊，提筆而書，把那生命中最早的一絲半縷，寫成《童年的夢》。也許可以留下一點兒如德里達所說的「印跡」；一點兒這時不存在的存在。讓它跟着時光的流逝，回到永恆的無極。

黃祖植

二〇〇六年九月

目 錄

最早印象	9
家庭背景	15
環境變遷	23
石菌老家	32
屋裏屋外	39
生活點滴	47
鄉里遊伴	54

戰時生活	62
上山下海	70
年節習俗	77
初見世面	86
超齡學生	95
入城讀書	103
隨波逐浪	111
遊子回鄉	118

最早印象

我這一生最早的印象，要算是約兩歲半時，即一九三三年，妹妹出生不久的一天。

當時，二祖母抱着我，在母親的房裏跟祖母說話，我很不高興，哇哇的哭。二祖母好像說：「別哭，別哭，我們去拿銀子來買東西。」那意思大概是說：去拿銀子買菜來請客。她一邊說，一邊掀開簾簾，走出房門，到大厝身的廳前，去拿一把短柄子的鋤頭和一個竹筐，跑到屋後花圃的梅花樹下去掘銀元。

我們這裏的房子叫做厝。所謂大厝身，即主屋。

聽說我出生前三年，我家曾遭強盜行劫，損失許多財物。於是，把家裏多少備用的

銀元，埋在僻靜的地方，比較安全。我在八九歲以前，常常拿着那把短柄子的鋤頭，在花圃裏到處去掘，希望掘到銀元。

我約三歲時，舊曆七月做普渡，那晚，我們在樓台觀看燃放火馬，曾祖母怕我驚嚇，把我攬在懷裏，但我從眼角還可見到那閃閃的火光，聽那砲聲，並不可怕。所謂普渡，即盂蘭盆節。所謂火馬，即是一種用竹篾紮成一個馬形的骨架，裝上煙花炮仗的東西，燃放起來，非常好看。

我兩三歲時，祖母總是讓我坐在一輛籐製的兒童車裏，四角各豎一支竹子，撐着一幅小布篷。祖母一手推着車子，一手挽着竹筐，到街上去買東西。常常停在鄰居的門前跟人應酬幾句。

我曾經有一夜，從夢中醒來，好像看見床尾有兩個人站在那兒，一高一矮。各穿白

色長衫，戴黑帽，我有點恐懼。第二天，把這事告訴祖母。後來聽說，當時祖母非常顧忌，沒有多久，祖父在廈門爲林家經營的銀行擠提，最後倒閉。

我約四歲，祖母帶我上街時已自己走路，不再坐簾車子，街上非常熱鬧，有許多店鋪，我雖沒有仔細看賣什麼東西，但總覺得應有盡有。街上人來人往，祖母有時也與人打打招呼，談談家常。我最注意的是看有沒有什麼好玩的東西，或街邊那些炸蠔堆，炸菜餛，煎蠔煎的攤檔。

所謂蠔堆，是先在勺子裏塗上米漿，放下蠔子與蔥蒜，再在上面塗上一層米漿，放在油鍋裏炸熟的食物。所謂菜餛，即蘿蔔糕。所謂蠔煎，即用番薯粉，蠔子和蔥菜混在一起，放在煎鍋裏煎成的蠔餅。

有一家賣麵食的小店，賣一種像餛飩的食物，叫做扁食。我好幾次想吃，祖母怕不

乾淨，不買給我吃，有一次祖母拗不過，買給我吃。坐在街邊一張小桌子旁，吃那種一張薄薄麵皮包着一丁點兒肥豬肉的小東西，並不愜意。以後不再想吃了。

有一次，我們買了一封車輪牌的火柴回來，我一到家，就忙着把它拆開。一封有十小盒，我把它們當作積木來玩，蓋房子，起橋樑，搞許多花樣。

祖母有時也教我唸歌訣。什麼「紅耬乾、正月半、人點燈、我來看、看到海水兒、淹廣山，度來拜陰安……」。什麼「紅霞紅丟丟，白霞去福州，福州船未便，老爹掛鐵鍊……」。等這一類的滑稽歌。我現在還可以唸出好幾首。不過只能用閩南話唸出來；卻很難用文字寫出來。

母親的外家炳洲鄉，在我們這裏以東約六七公里處。她常帶我和妹妹回娘家，有時坐轎子，有時走路。我每跟母親坐轎時，總愛從轎底竹隙中看地上那不斷晃過去的土

路；如果母親走路，她就請人用兩個大竹籃子挑着我和妹妹上路，我坐在竹籃裏枕頭上，總愛從裝在竹籃上那布簾的空隙中，觀看田野的景色。

我雖常來炳洲作客，卻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只記得外婆的大屋後面，是一處建屋的工場，工場後面是學校。我總聽到那打石的聲音，噹噹喀喀的聲。也聽到工人搬貨時「嗨嗨！嗨嗨」的叫聲。我有時也學他們叫，卻叫成「嗨嗨！嗨嗨！」。那學校也常傳來風琴聲和唱歌聲，很是好聽。表姊就在這兒唸書，她有一張圖畫，繪着一條鱸魚，貼在外婆房裏的牆上。我每經過，總要看一看。

祖母的外家東石，在我們這兒以西約四公里。有一次，她帶我坐轎到東石去。可是她沒有回外家，卻到祖父的姊姊，即姑婆的家作客。那天下午，祖母帶我上街，已記不得得到過什麼地方，做過什麼事。只知買來一枝糖雞仙。那夜插在房裏的木柱子上，第二

天早晨，已有點融化。鰾鰾黏黏的，沒有什麼好玩了。

所謂糖雞仙，即用糖漿倒模而成各種形狀的糖果。有雞形的，也有仙人形的。不過，如果天氣熱，很快就會消融。

我們回家後，我看到跟祖母一起拍的一張照片，才想起那天也拍過照。祖母逝世後，母親把這照片裏祖母的遺照，拿去請人繪一幅大相，掛在廳中。

我約四歲半時，我家在下街建屋，有一天，兩個木匠來家中量度樓梯的尺寸，我站在一旁觀看，覺得他們手上那把曲尺，非常特別，如果拿來玩玩，多麼暢快。

我五六歲時，也應該唸書了，可是此時，他們也許以為我還小；也許祖父生意失敗，心情不好，而父親在菲律賓，母親則不大管事。他們沒有送我入學，不過，祖母也曾準備一支毛筆和一本《上大人》，自己教我寫字，但並不認真，玩玩罷了。

家庭背景

我小時候，比較沉默，但卻喜歡聽人說話，每當大人們提起我家的過去，都特別留意。曾祖父壯年去世，曾祖母及祖父姊姊四人，生活無着，含辛茹苦。祖父的姊姊從小就送給東石人家做童養媳，弟弟早逝。祖父十三歲時，即一八九四，甲午戰爭那一年，獨自到廈門謀生，在某茶行當小廝。經八九年的努力，成為製茶技師。二十四歲回老家石菌結婚。婚後，茶行派他到台灣做買賣。在台與晉江棣邊許叔公，南安樸兜呂叔公結拜為兄弟，合作做土產生意。不久，與台中望族林家的人相熟，並為林家管理一部份金融業務。於是曾祖母及祖母移居台北。祖母沒有生育，正想收養一個兒子。一九一一，